

吐鲁番文书总目

(日本收藏卷)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陈国灿 刘安志 ● 主编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吐鲁番文书总目

(日本收藏卷)

陈国灿 刘安志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陈国灿,刘安志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4448-x

I.吐… II.①陈… ②刘… III.古书契—吐鲁番地区—目录
IV.K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461 号

责任编辑:张俊超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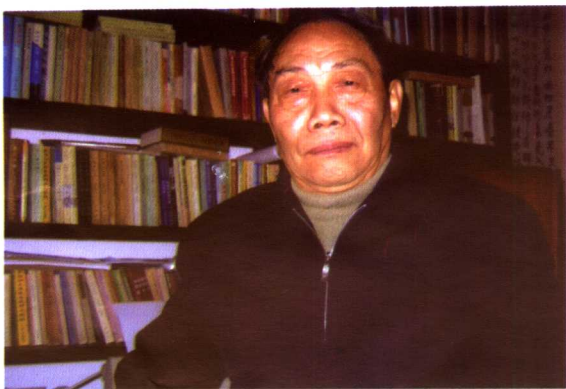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0.25 字数: 967千字

版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448-x/K·259 定价: 7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门联系调换。



陈国灿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兼职教授。台湾地区“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曾参与编纂或编写《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二编、《敦煌学大辞典》等，出版个人学术专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唐代的经济社会》、《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敦煌学史事新证》等。主编《民族融合 缔造中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全唐文〉职官丛考》等。发表专题学术论文100余篇。



刘安志 1966年12月生，贵州织金人。1987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1990年）、博士（1999年）学位。1999年留校执教，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已发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演变》等学术论文20余篇。

总 前 言

坐落在天山东部博格达山脚下的吐鲁番盆地,在秦汉以前,曾是姑(车)师人生活定居的地方。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中央朝廷便在此建置了“戊己校尉”,进行军事屯田。经历魏晋,至前凉建兴十五年、即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张骏于此地置高昌郡。此后,高昌先后曾为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割据政权的属郡。在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统治高昌期间,车师前王国最终被灭,吐鲁番盆地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沮渠氏之后,盆地进入高昌王国时期,先后经历了阚、张、马、麹四姓王国的统治。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麹氏高昌王国才被唐所灭,唐于其地置西州,并在当地全面推行中原制度,使之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9世纪初,回鹘人进驻西州,由此开始了西州回鹘王国的时代。13世纪初,此地又归属于元王朝的统治。公元1756年,清朝以维吾尔族大阿訇额敏和卓世领其地。

历史上的吐鲁番盆地正当丝绸北路,又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两千多年来,先后在此生活定居过的民族有车师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谷浑人、回鹘人等。因此,这里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此地气候干燥,高温少雨,故在其地上地下,遗留下来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特别是古代的纸质文书。这些文书既有汉文的,又有其他民族文字的,其最早者,可上溯至公元3世纪;晚者延续至清代。它记录着古代先民们的各种活动和思维,也记载了历代官府在这里的施政政策及其行政运转;它既积淀下了一千多年来丰厚的中华古代文明,也渗透着不少外来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吐鲁番文书主要出自古墓葬、古城遗址、佛教石窟等处。出自墓葬的文书,除少量较为完整外,大多是被制成葬具而埋入的,如纸靴、纸鞋、纸冠、纸带、纸俑、纸衾、纸棺等,因而较为残破;此外,其他的文书也多是倒塌的佛寺、石窟寺或古城遗址中发掘出来,同样也残缺不全。这与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书有很大的不同。

前清末叶,一些雅好古物的新疆地方官员,常从吐鲁番地区的农民手中,获得一些古代的写本,题跋赏玩。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探险家、考察队也纷至沓来。1898~1910年间,俄国的考察队先后三次到吐鲁番搜寻古物和古代写本;1902~1914年,德国组成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对吐鲁番的佛寺、洞窟、古城遗址进行了搜寻和发掘;1903~1913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曾三次到吐鲁番各遗址搜寻古物,还对阿斯塔那古墓葬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取文物与古文书不少;接着英国的斯坦因1915年到吐鲁番,除对古城、佛窟搜寻外,也发掘了阿斯塔那古墓葬,又获取了不少墓葬文书。一时间,吐鲁番出土的古文书,与敦煌藏经洞出的古写本一样,成了人们谋求收藏的珍品,于是一些中、外冒险家,猎奇者们,也零星不断地到吐鲁番来进行挖掘和收购。如此一来,吐鲁番出土古代文书流向世界各地的历程,竟长达半个世纪。然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此地也做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发掘。1928年和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两次来到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察,从当地购得各遗

址出土文书若干件。1959~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代墓葬先后进行了13次的系统发掘,获得一大批文书和文物。1975年以后,吐鲁番地区文博部门又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地陆续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和清理,也获得了不少文书。

因此,在日本、德国、英国、俄国、芬兰、瑞典、土耳其、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部门,都有吐鲁番文书的收藏。而在中国国内的许多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档案馆也有一些收藏。究竟吐鲁番出土的古写本、印本文书总的数量有多少?具有哪些内容?长时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也都并不十分清楚。而造成目前吐鲁番学层层迷雾的原因,尽管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国对这些文书的编目、刊布和研究发展不平衡。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于80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所藏的大谷文书,在小田义久教授主持下,从80年代起,整理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到目前已出版3卷。与此同时,羽田明、山田信夫等对吐鲁番所出回鹘文文书的整理;百济康义等对伊朗文书的整理;武内绍人和上山大峻等对古藏文文献的整理也相继发表出版。可以说到20世纪末期,中国和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已走在国际吐鲁番学领域的前列。两国学者,不仅关注本国所藏,而且关注着他国他地的收藏或整理,并出了不少新成果。这为我们编纂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书总目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也还有不少收藏吐鲁番古写本的国家,至今未对其所藏做出全面整理和编目,如德国当年“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携往柏林的吐鲁番古写本,除了日本学者协助编过两本佛经目录外,迄今未见一个全面完整的收藏目录。俄国探险队多次将吐鲁番所获的古写本带至圣彼得堡后,与敦煌文书混在一起,统称为“敦煌特藏”,尽管后来孟列夫编有两本解说目录,也只做到2925号。而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联合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已刊布到19080号。其中有哪些属吐鲁番出土物,均有待甄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藏有约2000号来自中国新疆、甘肃出土的古写本,其中有不少出自吐鲁番,也存在有待甄别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一些收藏量不是很大的国家里也存在着。这些无疑增加了编目工作的难度。

本目录的编制工作开始于1992年,并作为“海内外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子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十多年来,项目组成员围绕着本课题都分别做出了不少成果,但总目却迟迟未能付梓,一是由于上述世界各地的收藏,需要做认真的实际情况调查,这需要时间,有时还需要等待,有些文书个案,还需做甄别研究;二是本总目属索引式的目录,对每件文书尽可能做到订名、断代、标明收藏地、号、行数、缺损以及简要说明等。此外还标示刊载该文书的图、文书刊以及围绕该文书的相关研究。这无疑会增加不少难度和工作量,特别是许多佛经残片及民族文字文书等的订名,花去了相当多的时间。

本总目由于分量较大,故分三册出版。第一册为中国收藏卷,第二册为日本收藏卷,第三册为欧美国家收藏卷,由本项目组成员分工编撰。全三册,由陈国灿负责统一协调、定稿。虽然有此分工,但项目组成员所做的工作,有些又贯穿于全三册之中,如杨富学负责编制的回鹘文文书目录,又成了各册中回鹘文文书目录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总目又是全体项目组成员集体劳动、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本目录编制过程中,由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饶宗颐先

生组织、主编,由王素编著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陈国灿编著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相继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两部编年,对许多文书的订题、断代,提供了基础,对编制本目录的体例,也提供了借鉴,可以说本总目又是海内外吐鲁番学界此前劳动成果的一个总汇,因为本总目有些也是在利用他们已编目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此,我们对海内外吐鲁番学界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制一份海内外吐鲁番文书总目,意在为学术界提供一种便利,同时也为这份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出一个比较明细的账目。然而,十多年来的辛勤劳作,做得也并非十全十美,情况不明者仍然不少,甚或存在着一些错漏。我们衷心希望,本总目的出版能促进海内外各收藏馆、所对本总目的内容进行丰富和补充,纠正其中的错漏,或者促成该单位及时编出所藏的详细新目录来,以推动总目事业的发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积极承担了《吐鲁番文书总目》的出版,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吐鲁番文书总目》编撰小组

2004年10月30日

日本收藏卷前言

20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邻国日本是收藏最丰的国家。可能是由于同文化渊源的关系,日本佛教界、学术界对吐鲁番出土的各类古写本、印本,一直兴趣盎然。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组成“大谷探险队”,对吐鲁番诸佛窟、古城、寺庙遗址进行了多次的搜寻,得到许多佛经,还发掘了阿斯塔那古墓葬,以及盆地的一些古遗址,获得了不少社会文书以及各民族文字文书。这些文书运到日本后,初藏于京都的西本愿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转到了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战后,日本学术界首先对这批“大谷文书”中的汉文文书做出了许多整理和研究,并以《西域文化研究》系列,做了部分文书的公布。接着池田温氏发表了专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在其资料录文中,整理、缀合了六百余号大谷汉文文书。20世纪60年代以后,龙谷大学文学部组成以小田义久教授为首的“大谷文书编撰委员会”,负责对汉文文书的整理,至今已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I—III卷(1984、1990、2003),基本上将龙谷大学收藏的吐鲁番汉文文书如数加以公布。与此同时,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则致力于吐鲁番等地出土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羽田明、山田信夫1961年发表了《大谷探险队将来回鹘文资料目录》;1993年山田信夫等出版了《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三卷;百济康义、吉田丰与德国伊朗语专家宗德曼合作编制了《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收集中亚出土伊朗语断片集成》(1997),还有井之口泰淳等编集了《西域出土佛典之研究》(1980);上山大峻、井之口泰淳、武内绍人等发表了《大谷探险队搜集藏语文书之研究》报告两篇(1987、1990)等。这些均为我们对大谷文书的全面编目奠定了基础。对于原为大谷探险队所获而今不知去向的少部分文书,此次也尽可能列出了一个备忘目录。

对于日本一些收藏颇丰、已有过全面订题的编目,我们则充分尊重日本学者的成果加以登录和补充。如东京中村不折氏创建的书店博物馆收藏的古写本,有不少出自吐鲁番,其中大多为原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清理财务官梁素文的旧藏,写本中的一些社会文书,金祖同的《流沙遗珍》曾做过刊布,但还有相当部分的写本及残片没有公布。20世纪50年代,该馆曾编过一本《书店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颇为详细,可能为馆主中村不折氏亲手所编,其中属于吐鲁番出土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做了移录。又如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氏所藏,经藤枝晃氏整理为《高昌残影》,本目录则移录了该目,并据其图版比例换算出每件文书的高宽尺寸。

对于一些没有编目的馆藏,我们则依据每件图版做了新的订题编目,如东京静嘉堂文库所藏、原为梁素文家藏佛经残片,迄未编目。此次我们也尽可能地核查出各大片的经名,对每片做出订名编目。奈良宁乐美术馆藏、京都桥本关雪纪念馆藏以及日比野丈夫氏新获见的唐西州蒲昌府文书,虽经日比野丈夫、菊池英夫氏等对其内容做过研究,但却未对每件文书订名,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此次对每件均给了订题编目。

十多年来我们在编目过程中,得到了池田温先生、小田义久先生、藤枝晃先生、日比野丈夫先生以及宁乐美术馆馆主中村准佑先生等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不仅提供了各种资料,而且还常为我们释疑、解惑。东洋文库赠送了他们组织日本中青年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这对我们编制每件文书的研究参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可以说,没有日本学术界同行专家学者们的帮助,这本目录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因此,本目录实际上也是中、日两国学者密切交流合作的一个成果。

本目录所涉,除汉文文书外,尚有多种民族文字文书。凡属中亚民族文字文书,由荣新江教授编制、审定;大谷 4500 号以前的回鹘文文书,由杨富学博士编制、审定;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书部分,由刘安志博士负责编制。至于大谷文书以外的日本各地公私收藏,则以陈国灿的《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一一三)为基础进行了编制(石墨林先生协助录制了其中的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奈良宁乐美术馆、京都桥本关雪纪念馆等所藏文书;杨富学博士提供了不少有关回鹘文文书研究的参考论著);汉文中不少还未订名的佛经、道经、古籍及其他文书,由刘安志博士、石墨林先生进行通盘核查,尽可能给以订名。有关占卜文书的定名,得到黄正建先生的指教和帮助,而部分道教文书的比定,则得到王卡先生的帮助。最后由陈国灿、刘安志统筹审定。因此,本目录也是集体劳动通力合作的结果。尽管本组成员作了多方努力,仍然免不了有许多的遗漏。至于错置误释之处,亦在所不免。不过即使十分粗糙,也是第一部日藏吐鲁番文书总目。我们期盼日本学术界及中国学人能对此目做出补充,纠其谬误,以备将来更精细目录的及早到来。

陈国灿

2004 年 10 月 30 日

凡 例

一、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收入日本公、私博物馆及个人收藏之吐鲁番文书目录,以收藏单位为单元进行排列,以京都、东京、奈良、大阪和其他各地所藏为序。

二、对于文书号,原收藏单位有序号者,以原单位收藏序列为准(如大谷文书等)。原收藏单位无序号者,则新给以序号。个别收藏文书业经整理、拼接,以新整理文书序列号为准(如宁乐美术馆藏文书等),但同时保存原收藏号。有双面书写者,若内容不同,则对其背面文书,以小写“v”字另行标示。

三、对诸家收藏文书,原已有贴切订题者,保持原订题;原订题不具体或欠妥者,本目录则根据内容重新拟题;原无题者,本目录尽可能给以具体拟题,以方便读者。残片或尚待研究者,则以“断片”或“残片”示之。

四、对每件文书的长宽尺寸,通以公分表示,个别已用中国市尺标示者,仍保留之(如书道博物馆馆藏文书)。对无尺寸记录,而目前又无从见到原件者,暂缺。

五、对每件文书的行数、残缺,尽可能加以标示。文书中有纪年、印信或其他特征者,亦做出标示,或做内容相关提示、说明,以有助于对文书时、空、性质的认识。

六、本目录为备检索,每条均列有“图”、“文”栏,“图”指刊载文书图版的主要书刊;“文”指登载该文书录文的主要书刊。为节约篇幅,对所引具体书刊名称,均用略称加以表示。以略称名首字的汉语拼音先后为序,列在“吐鲁番文书研究参考论著目录”中,以备检索。

七、为便于对文书进行认识和研究,本目录每条还列有参考一栏,用“参”加以标明,主要重点列举国内外学者对该文书的认识、缀合、考订、研究,并统编为“吐鲁番文书研究参考论著目录”,列在本目录的后部。该目以论著作者姓氏为纲,以姓氏字头(包括日本作者)汉语拼音 A、B、C、D……为序;西文作者,亦按作者名首字母,列入其汉语同音字母中。每位作者的论著,又以年月先后为序。

八、对于 20 世纪曾一度流散在日本、而今不知其收藏地的少部分文书,我们或据其图片,或据其旧目,或据学者论著,尽管不完整、不全面,亦收入在本目录中,以资备考。对出土地不明而涉及吐鲁番内容甚多者,如藤井有邻馆藏文书,则作为附录,列在目录之末。对大谷探险队当年所获部分非吐鲁番地区所出文书,为保持大谷编号的完整性,也一并列在目录中。

目 录

总前言	1
日本收藏卷前言	1
凡例	1
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大谷文书	1
京都龙谷大学藏橘瑞超文书	462
《流沙残阙》所收吐鲁番文书	467
《西域考古图谱》所刊、未入大谷藏吐鲁番文书	468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477
京都大学文学部藏吐鲁番文书	478
京都大学文学部羽田纪念馆藏吐鲁番文书照片	479
京都大学文学部藏题“中村不折氏旧藏” 回鹘文文书照片	481
京都桥本关雪纪念馆藏吐鲁番文书	482
京都大学日比野丈夫新获见藏吐鲁番文书	483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486
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487
东京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文书	512
奈良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	562
奈良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	576
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吐鲁番文书	577
静冈县矶部武男藏吐鲁番文书	590
上野淳一藏吐鲁番文书	591
三井八郎右卫门藏吐鲁番文书	592
日本散见吐鲁番文书	593
附录: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文书	595
吐鲁番文书研究参考论著目录	603

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大谷文书

- 542 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
29.3×510, 出自雅尔湖附近, 卷子式, 卷首缺, 存405行。自右向左用墨横书, 佛名朱书。
图 羽田亨 1915B, 208-209页。羽田论文集(下) 66-67页附图。大谷资料选 53页(部分)。图 羽田亨 1915B, 41-78、189-228页。羽田论文集(下) 74-114页。
参 羽田亨 1915B。新西域记卷下, 535页。Bang-Gabain 1934。大谷资料选 53页。
- 543 回鹘文买卖契约文书
34×41.5, 卷子本, 后缺, 后半部中间有洞, 存23行, 有四处钤印。本件出自哈拉和卓。
图 考古图谱(下) 西域语文书 8。羽田论文集(下) 卷首第1图。西域VI图版 22。山田信夫 1967图版 4。契约文书集成 1图, 454页。契约文书集成 3图版 30。图 羽田论文集(下) 45-47页。契约文书集成 2, 36-37页。李经纬研究 B68-71页。
参 羽田亨 1916A。护雅夫 1960。山田信夫 1961、1963、1965、1967、1978。李经纬研究 B, 68-72页。
- 835 回鹘文《别译杂阿舍经》残片
8.5×6.3, 存4行。
图 Kudara-Zieme 1996, 52-53页图 6。图 Kudara-Zieme 1996, 52-53页。参 Kudara-Zieme 1996。
- 1001 唐开元间西州某县尉司马景九月十八日帖
28.4×15.3, 前、后缺, 存3行, 在“尉司马景”后有“令开煌”同署, “令开煌”上另书小字4行, 为某人“於典张什边舍得小麦伍硕陆斗”事, 其中还提及“开觉寺”, 知为唐西州某县文书。按“景”又见于大谷 1027号开元二十六年牒, 知本件为开元间帖文。
图 缺。图 大谷目一 1页。集成壹 1页。参 小田义久 1989。
- 1002 唐西州官府文案尾
27.6×16.7, 前缺, 后为骑缝线, 存5行, 2行有“付司辩示”, 4、5行为别笔: “二月十一日录事参军受。丞判主簿付。”按县无录事参军之职, 此处存疑。
图 缺。图 大谷目一 1-2页。集成壹 1页。参
- 1003 唐仪凤二年(677)十一月西州仓曹府史藏牒为十月、十一月市间柴估事(北馆文书一)
28×25, 前缺, 存9行, 可与大谷 1259、4924号及中村文书 A(遗珍图 7)缀合。据 2行“……日典周建智牒”, 知前缺部分为周建智所上牒文内容。3、4行为“付

司义示。二十三日”，6、7行之间缝背署“让”字。

图 西域Ⅲ图版5。集成壹图版10。文 大谷目一2页。西域Ⅲ55-56页。集成壹1页。参 大庭脩1959。内藤乾吉1960。小田义久1985A。天津透1990、1993。

1004 唐天宝某年交河郡官府文案尾

19×11.5，前、后缺，存5行。1行为“交河郡当即处分，谿”，2、3行为“道济白。十五日”，4行为“依判。谿，沙安示”。

图 西域Ⅲ插图5。集成壹图版18。文 西域Ⅲ51页。集成壹1-2页。参 内藤乾吉1960。李方考论，202-203页。

1005 唐西州高昌县文案尾

23×6.5，前、后缺，存3行，1行处有朱印，存“主簿 盈”3字，2行为“依前业白”。

图 集成壹图版20。文 西域Ⅲ101页。集成壹2页。参 内藤乾吉1960。

1006 丁亥年春夏读经僧残文书

17.5×2.5，前、后缺，存1行，残存“丁亥年春夏读经僧^历”数字。

图 集成壹图版110。文 大谷目一3页。集成壹2页。参

1007 安进轻残文书

16.5×5.7，前、后缺，存2行，2行残存“^取粟一石□件安进轻^租”数字。

图 缺。文 大谷目一3页。集成壹2页。参

1008 唐“恐涉差违”残文书

15×3.5，前、后缺，存2行，1行有“^审实恐涉差违待”数字，2行残存“处分”2字。据内容，颇类唐代辩辞。

图 缺。文 大谷目一3页。集成壹2页。参

1009 唐残契尾

29.5×6，前缺，存3行，2行记某保人年龄“五十九”，3行存“保人王虔□”数字。

图 缺。文 大谷目一3页。集成壹2页。参

1010 唐西州高昌县文案尾

27.5×4.2，前缺，后面纸背有押缝，存1行，残“主簿盈付”4字，有朱印，纸背有押缝。

图 集成壹图版20。文 大谷目一3页。西域Ⅲ102页。集成壹2页。参 内藤乾吉1960。

1011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司状为七月中旬时估事之一（市估案）

28.5×8，前、后缺，存1行，内容为“市司状为七月中旬时估事”数字，“市司状”3字右边存有朱书3字。本件可缀入大谷1012号之后。

图 集成壹图版19。文 大谷目一4页。籍帐研究465页。集成壹3页。参 池田温1975。小田义久1985A。

1012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司状为七月中旬时估事之一（市估案）

28.5×28，前、后缺，存2行，2行为“七月十八日受，其月二十一日行判”。本

件前可与大谷 4894 号缀合，后与大谷 1011 号缀合。

图 集成壹图版 19。文 大谷目一 4 页。籍帐研究 462 页。集成壹 3 页。参 池田温 1975。小田义久 1985A。

1013 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安西都护府户曹勘问延隋行踪案卷之一

23.7×9，前部可与大谷 2831 号文书缀合，后缺，存 4 行，内容是奴俊延妻孙氏回答西州官府有关延隋行踪事的辩辞。3 行明记时间为“贞观十七年六月日”，4 行据同属案卷之大谷 1037、1256 号文书，当为“实心白”3 字。据研究，实心乃安西都护府户曹参军，本件实为户曹审理案卷之一。

图 籍帐研究插图 39，314 页。集成壹图版 106。文 大谷目一 4 页。籍帐研究 314 页。集成壹 3 页。法制文书考释 506 页。参 池田温 1973A。法制文书考释 505-509 页。李方 1997A。刘安志 2002。

1014 唐天宝四载（745）十一月交河郡兵曹参军赵晋阳牒为分付和忠钱练事残片之一

24×9.7，存 3 行，前有骑缝线，署“休(?)”字，后部可与大谷 1057 号文书缀合，知为天宝四载十一月文书。据内容，乃是交河郡兵曹参军赵晋阳被问有关分付和忠钱练事的牒文。王永兴氏认为，此文书与大谷 1057、1312、3004、3005、3009、3010、3011、3012、3013、3014、3496、3497、4904、4909 诸号及 72TAM228: 33、34 号文书，同为唐天宝四载十至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卷。

图 西域Ⅲ图版 18。集成壹图版 93。文 大谷目一 4 页。西域Ⅲ 163 页。集成壹 3 页。中田笃郎 1985，178 页。西北军事研究 330-331 页。参 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 1960。中田笃郎 1985。西北军事研究 327-339 页。

1015 文书残片

25×13，前、后缺，存 4 行，有绘画片附着。1 行残“付年月逃”4 字，3 行存“停止辨示”4 字。推测为官府文书残片。

图 缺。文 大谷目一 5 页。集成壹 3 页。参

1016 唐史张某十一月十四日帖为马死处分事

19×21.5，前、后缺，存 5 行，1 行为“□称上件马死请裁者”，2 行为“□团出卖仍限今月二十”，5 行有“司马纪衣”4 字。由“团”、“司马”称谓推测，本件当为军府文书。

图 缺。文 大谷目一 5 页。集成壹 3 页。参

1017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之一

27.5×16，前、后缺，存 6 行，2 行为“六月日史阴敬牒”，4 行提及“河东郡行营”。据刘安志氏研究，该文书与大谷 1018、1024、1026、3000、3129、3137、3494 诸号同为唐天宝二年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之案卷。

图 西域Ⅲ图版 8。集成壹图版 21。文 西域Ⅲ 97 页。集成壹 4 页。刘安志 1997A，122 页。参 内藤乾吉 1960。刘安志 1997A。

1018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之一

28.5×14.5，前为骑缝线，后缺，纸背有绘画片附着，存 5 行，1、2 行为“检案业白。二十五日”。4 行为“七月（中缺日数）史阴敬牒”。

图 集成壹图版 20。文 大谷目一 5 页。西域Ⅲ 99 页。集成壹 4 页。刘安志 1997A，

123 页。内藤乾吉 1960。刘安志 1997A。

- 1019 唐开元九年（721）官府文案尾**
 20×15，前缺，后为骑缝线，存4行，2、3行之间为别笔“十九日假”4字。2行存“开元九年”4字，3行存“宣议郎”3字，4行有“朝议郎行司马员外置同”数字。
 图缺。文大谷目一6页。集成壹4页。参
- 1020 唐录事残文书**
 22×6.5，前缺，存1行，存“录事检无”4字。
 图缺。文大谷目一6页。集成壹5页。参
- 1021 唐官府残文书**
 21.5×2.5，前为骑缝线，后缺，存1行，有一“检”字。
 图缺。文集成壹5页。参
- 1022 唐官府残文书**
 23×7.5，前缺，存3行，1行存“借直主师部余”6字，2行为“上德意白”，3行存一“七”字，当为七日，此为官文书无疑。
 图缺。文大谷目一6页。集成壹5页。参
- 1023 唐西州高昌县文案尾**
 27×10，前、后缺，存2行，内容为“连业白。二十七日”。按“业”又见于大谷1018、1024诸号文书，当为天宝初年高昌县县尉。
 图集成壹图版20。文西域Ⅲ102页。集成壹5页。参内藤乾吉1960。
- 1024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之一**
 28×15，前、后缺，存6行，2行为“七月日史阴敬牒”，3、4行为“检业白。三日”，5行题“碛西逃兵樊游俊”，6行提及“河东郡行营”。
 图集成壹图版21。文大谷目一7页。西域Ⅲ98、157页。集成壹5页。刘安志1997A，123页。参内藤乾吉1960。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1960。刘安志1997A。
- 1025 文书残片**
 26.5×14.5，前缺，有污渍，存1行，有一“十”字。
 图缺。文集成壹5页。参
- 1026 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之一**
 28.7×16.5，前、后缺，存4行，为行判文尾，2行存“簿”、“盈”2字，当为高昌县主簿盈的签署，3行署“史阴敬”，4行为“六月二十五日受，其月二十七日行判”。
 图集成壹图版22。文大谷目一7页。西域Ⅲ97页。集成壹5-6页。刘安志1997A，123页。参内藤乾吉1960。刘安志1997A。
- 1027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某县行判文尾**
 26.7×18.4，前、后缺，存6行，1行记时间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3行署“尉景”，县尉“景”又见于大谷1001号文书，5、6行为“五月二十三日受，六月五日行判。录事 检无稽失”。
 图缺。文大谷目一7页。集成壹6页。参

- 1028 道教符篆残片
8×4.2, 纸质粗糙, 无文字, 有朱印。
图 集成壹图版 114。文 缺。参
- 1029 残官印片
5.8×5.7, 残官印一半, 无文字。
图 集成壹图版 114。文 缺。参
- 1030 道教符篆残片
9.3×10.2, 有“勅”、“护身”等字。
图 西域Ⅲ插图 16。集成壹图版 114。文 集成壹 6 页。参 小笠原宣秀 1960A。
- 1031 武周给付康福正段文书
17.3×6.5, 前、后缺, 有朱印, 存 3 行, 有武周新字, 3 行提及“主帅”, 当为军府文书; “康福”一名又见于 72TAM225: 31《武周圣历二年(699)豆卢军残牒》, 两者当属同一案卷。
图 缺。文 集成壹 6 页。参 荒川正晴 1988。
- 1032 唐仪凤二年(677)十二月西州高昌市司上州仓曹牒为报酱估事(北馆文书之一)
23.9×10, 前、后缺, 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 存 4 行, 1 行为“市司牒上仓曹为报酱估事”, 3 行为“右被仓曹牒称: 得北馆厨典周建智等牒”, 可与中村文书 F、G 缀合。
图 西域Ⅱ图版 42。集成壹图版 10。文 大谷目一 8 页。西域Ⅱ 378 页。西域Ⅲ 64 页。内藤考证 288 页。集成壹 6 页。参 大庭脩 1959。内藤乾吉 1960。小田义久 1985A。天津透 1990、1993。
- 1033 唐田亩步计簿残片
23.7×11.4, 前、后缺, 两纸粘贴处上钤有官印, 纸背缝处有黑角印, 存 2 行, 1 行为“东西二十二步, 南北二十四步, 步计五百”, 2 行为“一亩余四十八步 翟隆”。
图 缺。文 大谷目一 9 页。集成壹 7 页。参
- 1034 唐净土教妇女祝愿、施舍文
15.5×35, 前为骑缝线, 后空白, 存 13 行, 1-11 行为祝愿文, 11 行下部至 13 行记诸妇女名及施舍之财物, 如 12 行记为“取油一升”。
图 西域Ⅲ图版 28。集成壹图版 110。文 大谷目一 9 页。集成壹 7 页。参 西域佛教史 104-105 页。王素 1995。
- 1035 唐大历二年(767)二月 日节度副使大将军令狐口残牒
20×15, 前、后缺, 存两种书体, 小字为一残牒尾, 存 3 行, 末行为“大历二年二月 日节度副使大将军令狐口”; 大字存 2 行草书, 压写于 3 行上, 疑为牒文废弃后再利用书写。
图 西域Ⅲ图版 17。集成壹图版 93。文 大谷目一 10 页。西域Ⅲ 162 页。集成壹 7 页。参 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 1960。王小甫 1992, 205 页。陈国灿 1996。
- 1036 唐刘口达于某人边举麦契
21.5×26.5, 前、后缺, 存 10 行, 记刘口达于某人边举麦, 利息为七分。文书缺

年月，依字迹判断，当为唐代。

图 集成壹图版 101。T. T. D. III (B) 30 页。文 大谷目一 10 页。西域 III 193 页。集成壹 7 页。王永兴校注 908-909 页。T. T. D. III (A) 33 页。参 仁井田陞 1960。池田温 1973B、1975。陈国灿 1983A。

1037 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安西都护府户曹勘问延陀行踪案卷之一

26×8，前缺，后可与大谷 1254 号缀合，本件存 4 行，2、3 行记“前辩所注五月，实是虚妄”，据大谷 1419、1256 两件缀合文书，本件当为善慧再次回答官府讯问的辩辞。

图 籍帐研究插图 39，314 页。集成壹图版 105。文 大谷目一 11 页。籍帐研究 314 页。集成壹 8 页。参 池田温 1973A。法制文书考释 505-509 页。刘安志 2002。

1038 唐西州天山府下校尉高坚隆团帖

28×7.5，前、后缺，存 2 行，首行为“天山府 帖校尉高坚隆团”，2 行存“马一疋”3 字。

图 集成壹图版 94。文 大谷目一 11 页。西域 III 28、150 页。集成壹 8 页。参 内藤乾吉 1960。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 1960。

1039 唐给侍残文书

24.5×9.2，前、后缺，存 4 行，2 行书“外生男焦恶奴”，3 行存“县口所赵先蒙给侍前为恶身”数字。

图 缺。文 大谷目一 11 页。集成壹 8 页。参

1040 高昌田地城僧尼入绵历

25.7×9.1，后缺，两端用针穿过，右端附着丝片，存 4 行，首行小字为“九十六斤四两”，2 行大字“田地僧绵”后用小字记僧尼入绵的时间及其斤两。

图 西域 II 插图 6，37 页。集成壹图版 1。文 大谷目一 11 页。西域 II 37 页。籍帐研究 311 页。集成壹 8 页。参 小笠原宣秀 1957、1958。那波利贞 1959。小田义久 1962。

1040v 高昌迦比贪旱等钱谷帐

25.7×9.1，前为骑缝线，后缺，存 4 行，首行为“头六拙书后作王信金钱一文”，2 行前 6 字为“迦比贪旱大官”。

图 集成壹图版 1。文 籍帐研究 311 页。集成壹 9 页。参 小笠原宣秀 1957、1958。姜伯勤 1990。吴玉贵 1991。

1041 唐天宝元年（742）交河郡某官考课历

29×12，前、后缺，表面有绘画片附着，存 5 行，2 行题“军功出身”4 字，3 行“合今任经考三”下以小字记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俱考为“中中”，4 行记其经去年考后以来“被差摄判胄曹司知甲仗杂物”。

图 西域 III 图版 15。集成壹图版 94。文 大谷目一 12 页。西域 III 148、431 页。西村研究 616 页。籍帐研究 446 页。集成壹 9 页。参 大庭脩 1958-1960。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 1960。西村元佑 1960、1968B。李方 2000。

1042 唐马先生残文书

15.5×9.3，前、后缺，存 2 行，首行“马先生”下有双行小字，一为“福来奴年